



大唐之 战神天兵

金寻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络连载原名《大唐行镖》

大唐之
战神天兵

金寻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金寻者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之战神天兵/金寻者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 11

ISBN 7-5313-2908-5

I. 大…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4423 号

大唐之战神天兵

责任编辑 施凌飞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 //www.chinachunfeng.net

编辑 选题策划部

主页 xuanti.chinachunfeng.net

Email: shilingfei77@163.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传真 024-23284402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77 千字

印张 12.375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244858



金寻者，原名史愿，籍贯四川省眉山县，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故乡。虽然从小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长大，但是一直以身为四川眉山县人而感到自豪。写作是他最大的兴趣，从小学起已经开始在文学之路上蹒跚而行。进入清华大学之后，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第一篇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学业繁重，一度中断了文学创作。赴美成为留学生之后，在研修硕士学位的同时，因为空闲时间的增加，使他更多地投入到文学创作，陆续完成了《初旅》和《大唐行镖》等作品。《大唐行镖》的繁体版由小说频道在台湾出版，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网上好评不断，使金寻者成为深受欢迎的网络作家。



即将推出 敬请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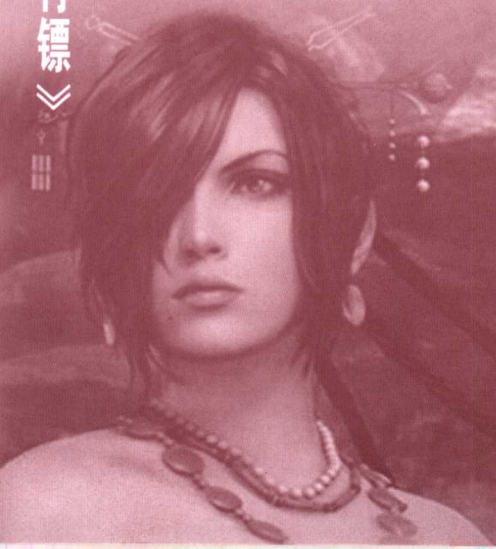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施凌飞

封面设计：冯少玲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网络连载原名《大唐行镖》

Y
III
III



目录

烈情篇 1

论剑篇 80

神兵篇158

慧剑篇238

双战篇317

烈情篇

虎落平阳

当武林七公子带领着在君山岛上大败青凤堂，取得大捷的白道群雄一路欢歌地回到仁义堂的时候，他们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仁义堂前的迎风幡颓然倾倒，小半截落在瘦西湖中，仁义旗浸在水里，已经开始褪色。江南洛家最引以为豪的家族仁义碑碎成了一堆石屑。仁义堂的正门被人用内家掌力一掌击碎，镶铜的大门碎成一地残片，四散在院内。而堂内的青石板上血迹斑斑，或是一摊摊的呈水纹状，或是一条条呈水痕状，交错纵横，重叠铺展，怵目惊心。最令人感到出奇的是，在众多的血迹当中，有十几条长长的血线从东到西，又从南到北，虽然左右摇摆，不断改变方向，却连绵不绝，其中有几段更洒在了堂前的支柱之上，还印着几个血红色的脚印，似乎有人拎着血壶沿路滴洒而成。而堂内也充满了令人作呕的恶臭，显然是堂内曾经堆满了尸体，让人花费了不少时日清理，没来得及搬走的尸体在堂内腐烂，发出尸臭。

“这是怎么了？”众人的脸上都变了颜色。

“不好！”郑绝尘首先急了，一改平时冷酷从容的无情公子之态，扯开嗓子叫了出来：“思雪！思雪！红姑娘？你在哪儿？”

他那清朗焦急的洪亮声音响彻了仁义堂，久久回音不断。

郑担山和华不凡担心彭无望的安危也开始急了起来，同声呼唤：

“三弟，三弟！你可安好？”但是，没有人回答他们。

“仁义堂的人全都遇难了？”厉寒罡急切地问。

听到这句话，郑绝尘立刻暴怒道：“胡说八道，这里的人个个福大命大，闭上你的臭嘴。”厉寒罡眉头一竖，就要发作，但是看到郑绝尘涨得通红的脸，只好哼了一声作罢。

岳堂威道：“郑兄，有话好好说，何必出口伤人！”

郑绝尘理也没理他，只是喃喃地说：“思雪，思雪她不会出事的，永远不会。我……”就在此时，连锋冷静地说：“郑兄别急，仁义堂虽然遭劫，但是尚有人在打理，否则不会有人收敛了这里的尸体。我想红姑娘不会有事。”

郑绝尘点点头，仿佛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活命的稻草，连声道：“连兄所言极是，所言极是。”郑担山和华不凡也稍稍为彭无望放下些心事。这时，厉寒罡、岳堂威和萧烈痕对望了几眼，都大有深意地看着郑绝尘。

“你们还在这里看什么？”郑绝尘此时已经不能自制，只是催道，“大家四处看看，还有没有人在这里打点。看看红姑娘是不是在此间。”

这些人刚才得胜回朝般的喜悦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一腔沉重的担忧，也不管郑绝尘话语中的些微不敬，开始按照他说的四处查看。

郑绝尘的身子一闪，已经飞入仁义堂内堂，只一会儿，“思雪，你可安好？”的声音已经在内堂深处回响。

这时，红思雪秀丽的面容仿佛今生最甜美的迷梦映入他的眼帘。

“思雪！”郑绝尘好似绝处逢生，喜出望外，大声叫道，“你没事！这太好了。”他抢上前，想要离近一点看一看红思雪，看她是否受了什么损伤，却被红思雪闪开。

“噤声！”红思雪面带不豫地说。

“思雪！”郑绝尘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我大哥受了重伤，如今昏迷不醒，危在旦夕，我不想有任何人打扰他，郑兄，请回！”红思雪面无表情地说。

此时，武林七公子已经聚集在红思雪身边。

郑绝尘被红思雪一顿责怪，心中恼怒，道：“思雪，我心里只有你一个，其他人的生死，我全没放在心上，倒叫你见笑了。”

红思雪看了看他，冷然道：“其实何止郑兄如此，我也一样。我心中只有大哥的生死，什么人胆敢在这里聒噪，我便是割了他的喉咙，也要叫他闭嘴，谁的面子都不给。”

郑绝尘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呆若木鸡，良久，他闷声悲啸，回身飞也似的跌跌撞撞跑了出去，当跑到门槛之处，他不及抬脚，竟然一跤跌倒在地，头上肿起了一个青块。他奋力爬起身，撒开双腿，一转眼就跑出了仁义堂，消失在瘦西湖畔。

“红姑娘，郑兄过于担心你的安危，以至于行为失据，你又何苦如此。”连锋看着郑绝尘远去，心中同情，不由得朗声道。

“这是他的事，我不想理会。”红思雪不耐地说，“各位，请到偏厅一聚，我大哥在内堂修养，此时江都名医正在为他诊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不容外人打扰。”

这些白道群雄面面相觑，虽然有一肚子话想问，但是也只好识趣地默不作声，和红思雪一起来到了离此地较远的偏厅之内。

“红姑娘，仁义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刚一坐下，郑担山已经忍不住关切地问，“我三弟又是谁人伤的。”

红思雪长长叹了口气，道：“青凤堂主亲至此间，想要屠戮图谋剿灭青凤堂的诸君，而她首要的目标似乎是菁姐。”

“青凤堂主！”众人同时一惊，难怪君山岛一战没有看到她的身影。这些武林公子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凭青凤堂主大破十三棍僧罗汉阵的惊世武功，众人又都没有在场，此处根本没有人挡得住她的青锋剑。

“洛先生、方姑娘他们还好吗？”华不凡忙道。

红思雪神色一黯，沉默良久，才缓缓说：“洛先生与青凤堂主力战到最后一刻，连同仁义堂内一百零八个护院庄勇一起壮烈战死。方姑娘天幸无恙。”

所有白道高手同时站起身，人人脸色苍白。江南君子剑盛名远播，而且乐于助人，在座的少年高手没有成名之前，都曾经受过君子剑洛佩贤的照顾，所以对他感情很深，听到他如此下场都悲愤莫名。

“青凤堂主！”厉寒罡抓起案旁的茶杯一把掷到地上，摔成齑粉，“我和她势不两立。”原来他在刚刚出道的时候，被当时负有盛名的黑道高手联手追杀，生死悬于一线，是洛佩贤伸出援助之手，将他收留在仁义堂，并将那些黑道高手拒之门外。他才有机会重新苦练枪法，终至大成，后来出仁义堂行走江湖，将当年凌迫自己的黑道名家一一杀于枪下，创出了威名。岳堂威也悲愤到了极点，因为他也曾经在江都身负重伤，没钱就医，被洛佩贤当街救下，施医赠药，好生费了一番工夫，才救了他的性命，而且当时洛佩贤根本没有透露姓名，还是自己多方打探才得知的。

“那后来又是谁前来施救？”华不凡接着问道，“是谁打退了青凤堂主？”众人的眼中都露出了询问之意。因为他们知道，如果青凤堂主想要杀人，就会一杀到底，除非绝世高手阻挡，否则绝对不会半途停手。

红思雪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笑意：“杀退他的，便是我的结义大哥彭无望。”

“真的！”众人刚刚坐稳了身子，又一次几乎蹦了起来。能够将如狼似虎的青凤堂主杀退，这种近乎奇迹的事，如果是顾天涯，十三棍僧，或是海南的宋氏兄弟这些前辈高手做到的，大家还勉强相信，但是凭彭无望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少年，竟有如此武功，众人心中实在难以置信。

看到众人眼中怀疑的神色，红思雪昂然道：“义兄和她激战百合，身中六十余剑，兀自奋战不休，青凤堂主见不能完胜，只好退却。此事有菁姐可以作证。”她说到这里，想到青凤堂主问自己的一番话，俏脸忽然微微一红，当即住口不言。

众人又惊又佩，连锋一拍大腿，道：“好一个青州飞虎，我们可被他比下去了。”郑担山顾盼自豪和华不凡相视点头，心里面给自己的结义兄弟双挑大指，暗暗赞叹。厉寒罡看了岳堂威一眼，挑了挑眉毛，心里暗自想到：“这个彭无望果然厉害。真不简单。”

萧烈痕看了看左右人等，结巴着说：“我……真想看……他……是怎样的……人……物。”

“不知道我三弟伤势如何？”华不凡关切地问。

红思雪的脸立刻被愁容笼罩，她道：“义兄伤势极重，失血过多，现在江都的名医都被我和父亲一一请到，但是似乎仍没有起色。他们正在里面想办法。”

就在此时，几个文士打扮的长者在左连山和红天侠的陪同下，面色沉重地走进了仁义堂偏厅。

“爹爹，几位大夫，我大哥可好？”红思雪一看到他们，立刻问道。红天侠和左连山摇了摇头，连话都懒得说了，显然已经难过到了极点。其中一个大夫朗声道：“红姑娘，我等已经尽力了。彭公子负伤如此沉重，换作别人，早就死去多时，此时就算大罗金仙，也难挽回他的性命。”

另一个大夫也道：“红姑娘，现在你等最好守在彭公子床前，看他有何未了心愿。”

此言一出，在场的众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彭无望的伤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红思雪急道：“几位大夫，你们悬壶济世，乃是为了解救人命，我大哥还有一息尚存，你们怎能轻易放弃救治？”

这时一个略微发福的中年大夫冷冷道：“人力有时而穷，我们虽行医多年，有些本事，但是也不能救必死之人。”

红思雪大怒，道：“天下庸医误人，所死者多于战火，你们身为大夫，如此漠视人命，真是罪不可恕。”

言罢一抖手，三丈红鞭已经应手而出。“不可！”周围的众人都惊呼了起来。只有左连山、连锋、红天侠没有出声，显然也不满这些大夫的行医态度。

只见红影一闪，这几个江都名医一个个宛如滚地葫芦，惨叫着滚出了仁义堂偏厅。红思雪还不罢休，纵身追了出去，远远的只听见扑通扑通之声不绝于耳，原来她竟然将这些所谓的名医一个个用长鞭卷起，丢进了瘦西湖中。

看着她一脸悲愤地回到偏厅，众人都默默无言。

“你们还在这里干什么？”红思雪惨然道，“大哥呆会儿醒来，可能有话交代，你们随我来吧。”她将这句话说完，脸色已经雪白如纸，不见一丝血色。华不凡和郑担山忙走到她身边道：“四妹不要难

过，三弟福大命大，一定可以转危为安。”

“这次是不行了了！”红思雪看到两位结义哥哥，再也忍不住，两行清泪奔涌而出，“义兄为了一个义字，每每奋不顾身，蜀山寨是这样，洞庭湖是这样，仁义堂又是这样，新伤旧创，再加上奔波劳苦，我大哥实在太苦了，太累了，便是老天爷都不忍心让他再活着受罪。定是天要亡他。”

说完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哽咽着说：“你们没看过他身上百余条伤口，犬牙交错，当真让人心都碎了。”红天侠忙走过来，将女儿揽在怀里，小声安慰了几句，转头对众人道：“各位，看来彭兄弟这次命苦，过不了这关，你们就去看看他，看他有何话讲。”说完将脸扭到一边，暗暗擦去几滴无论如何强忍都抑制不住的泪水。

毒手仁心

“仁义堂当年好生兴旺，如今竟然如此结局，真是可叹。”说出这番话的是一个身材娇小的美艳女子。她双目微眯，宛如新月，鼻子翘起，嘴唇薄而红润，小口微张，银牙美如珠贝，一头乌黑秀发随随便便绾了个髻子，斜坠头上。她身着杏黄缎子的便装，腰上系着雪白腰带，打着斗大的蝴蝶结，腰带上大大小小挂着四五个香囊。左肩斜挎一个青色的皮袋，袋子鼓鼓囊囊，不知装了些什么。在她的身边，亦步亦趋地紧紧跟随着智仙子方梦菁。

此时的方梦菁仍然穿着几天未换的月白色文士服，衣服上有几处已经因为溅上泥泞而污浊。她的发髻蓬乱疏松，显然有几天未加整理。她的脸色青白，眼圈深陷，似乎着实经受了一番奔波劳苦。

“所以我说！”看着方梦菁没有答话，这个女子只好自顾自地说，“空谈仁义，是不能久长的。”

“洛庄主为人向来身体力行，何来空谈的评语。”方梦菁此时只好笑着答话。

“人性本恶，如果许以利益，则趋之若鹜，若是许以仁义，则避之不及。仁义堂以仁义立堂，除了赚几声喝彩外，得不到一分实利，我真的难以想象，它居然能够维持一百多年。直到如今才毁了，也算晚了。”这个女子冷然道。

“世人需求各不相同，有的人追名，有的人逐利，有的人好淡薄而喜游名山，有的人好权势而逐鹿天下，有的人只愿心存浩气，活个磊落痛快，人性多变，非一句人性本恶可以概论。”方梦菁耐心地说。

“方姐姐还是和以前一样，言语机锋如剑，让人难以招架。”那个美貌女子思索良久，最后无奈地说。

“是贾妹妹谦让。”方梦菁忙说。

“方姐姐不必如此诚惶诚恐的，仿佛我随时会改变主意。”那个贾姓女子笑道，“既然方姐姐不辞辛劳，连续奔波三天三夜把我找来，这个面子我一定会给你。”

方梦菁释然一笑，道：“天幸贾妹妹近日在左近作客，又让我无意间得到消息，否则彭大哥的性命就要被耽误了。”

贾姓女子微微一笑，道：“世人都叫我毒仙子，说我是个以医为名，制毒害人的假扁鹊，你真的不怕我误了你的彭大哥。”

方梦菁一向大方端庄的秀脸微微一红，侧过头去道：“贾妹妹取笑了。你的医术别出蹊径，大异于人，必不被世间庸医所容，那些流言蜚语，说短道长，我怎会相信。”

原来，方梦菁身边的这个娇小女子，就是名列武林七仙子的医仙子贾扁鹊。她乃是昔年以毒物威震天下的毒神贾万廷的孙女，自小学会了一身使毒的功夫。后来她被江湖上的一代名医活扁鹊薛济世收为关门弟子，传以医术。于是贾扁鹊将家门所学和师门绝技合二为一，创出以毒入医的绝世医术，被方百通盛赞为当世医术第一人。但是，年纪未满十八岁的贾扁鹊竟然身登天下第一录，令江湖上所有的名医心生不满，于是便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到处传播她名为神医，实为毒妇，专门以毒术害人的谣言。再加上她为了研究医术，经常从死囚中找出身体强健者试药，这些事被人知道，立刻加以传播，更成为她毒手害人的佐证。贾扁鹊性子极为高傲自负，对这些传言傲然以对，毫不在意，也不加辩解。所以在江湖上赢得了个亦正亦邪的名声。

方、贾二人刚一进仁义堂，就看见红思雪等人面色悲戚地正向内堂走去，方梦菁立刻道：“雪妹，出了什么事？”

红思雪看了看方梦菁，脸上一片惨白，颤声道：“菁姐，义兄不行了，我们去看他最后一面，你也来吧。”

方梦菁连忙一拉贾扁鹊的手，加快脚步来到众人面前，朗声道：“各位，请让一让，我这次请来了天下第一神医贾扁鹊贾姑娘来医治彭大哥，说不定有一线生机！”她转过头对红思雪说：“雪妹，你快带贾姑娘去看看彭大哥。”

红思雪喜出望外，立刻紧紧握住贾扁鹊的手，道：“贾仙子，你能来实在太好了，跟我来。”贾扁鹊知道救人如救火的道理，也不多话，只是向对她瞠目而视的白道诸雄白了一眼，一声不发地和红思雪快步走向内堂。

方梦菁微微舒了口气，对众人道：“各位，彭大哥应该还有一线生机，请到偏厅宽坐片刻。”

这时，郑担山担忧地说：“方姑娘，那个贾扁鹊号称毒仙子，似乎不是正道人物，不知道……”

方梦菁秀眉一皱，道：“郑兄，现在彭大哥到了生死关头，贾姑娘是他唯一希望，无论如何也该让她试一试。更何况她毒仙子的邪号乃是江湖上多事善妒之人污蔑她的称呼，作不得准。”

厉寒罡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听人说贾扁鹊曾用活人试药，手法十分残忍，你看她这次会不会……”

方梦菁柳眉一竖，道：“厉兄所言差矣，贾姑娘所用之人都是十恶不赦的死囚，虽然稍嫌残忍，但是却研制出了很多普度苍生的好药，江湖中人不知不觉中受了她恩惠，不思报答，反而争相竞谤，委实令人不解。”

厉寒罡看到一向亲切的方梦菁此时罕有的怒火中烧，心里一寒，连忙住口不言。

连锋看到这个情况，连忙说：“贾仙子以毒入药，另辟蹊径，可能和正道中人的理念有所不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造福苍生。这次她能够来此医救彭兄，实在是彭兄的天大生机，我们还是到偏厅静候佳音吧。”

众人纷纷称是，都转身向偏厅走去，方梦菁看了看连锋，心中颇为感激，向他点头致谢，连锋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而现在身在内堂的贾扁鹊已经在红思雪的陪同下，将彭无望的伤势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神色十分肃穆。

“贾姑娘，我大哥还有救吗？”红思雪急切地问。

“他失血过多，奇经八脉淤堵历久，若是旁人，早就死了，没想到他的经脉仍然富含一丝生机，当真让人惊奇。”贾扁鹊摇头道。

“那，还能救吗？”红思雪眼中盈满了泪水。

“我试一试，只是尽尽人事，除非他的生机活力比常人大上百倍，否则我的法子只能够延迟他的死亡，让他多挨些辛苦罢了。”贾扁鹊面无表情地说。

“无论如何，请你尽力救他吧。”红思雪忙说。

“嗯。”贾扁鹊没有再说话，只是将双手的衣袖挽起，露出环绕在双手手腕上的两片乌黑的兽皮，兽皮上插着几十枚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的金针。

“把他扶起来。”贾扁鹊拔出一根金针，素手一抖，已经刺在了彭无望的百汇穴上。这金针刺穴的方法乃是贾扁鹊一向擅长的师门正宗针灸大法，人称吊命针。只见她双手连续不停，几十枚金针遍插在彭无望的手少阳三焦经，手厥阴心包络经，任脉，督脉这两经两脉之上。一时之间，彭无望的前胸后背和左手上插满了金光闪闪的金针。

“贾姑娘！”红思雪看得不明所以，忙问道，“你这是……”

“红姑娘，我用吊命针连刺彭少侠两经两脉，用来激发他体内潜在的生机，只要他能够醒过来，就成功了一半。以后我会每天刺他两经两脉，激发他全身的生机，然后配以药物，希望他能够完好如初。”

红思雪大喜，颤声道：“你真的可以治好他？”

贾扁鹊一抬手，冷然道：“我说过，现在彭少侠的情形只能以九死一生来形容。吊命针虽然有希望激发生机，让人醒来，但是也需要非常强健的体质才行。像这样严重的伤损情形，一百个人中怕也没有一个能够醒过来。所以非常棘手，只希望他吉人天相吧。”

红思雪急道：“如果他醒不过来又如何？”

贾扁鹊道：“我手上的几味药可以保持他身体不会死去，但要每天在腰上开孔注入。而他将会保持不醒，宛如一段枯木。我手上的药也有限，不能无限地为他续命，而这种情况也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说完她的嘴角微微一翘，似乎在笑。

红思雪痴痴地看着满身金针，紧闭双眼的彭无望，良久道：“大

哥英雄盖世，必然不会喜欢这种样子，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亲手送他上路。”

贾扁鹊眼角一挑，看了看这个一身红衣的姑娘，心中一动，缓缓道：“红姑娘，我医人无数，倒是第一次看到如此洒脱的人物。请你放心，我必会尽力救他。”

红思雪紧紧一握贾扁鹊的手，道：“贾姑娘，我多谢你了。”

贾扁鹊点了点头，道：“红姑娘，我要运功激发彭少侠的潜在生机，你到外面给我护法吧。”红思雪坚定地点了点头，紧握腰中的飞鹰鞭，大步走了出去。

贾扁鹊走到了离彭无望不到一丈的地方，素手一牵，阳光从窗外照射而来，在她和彭无望之间投下一片光幕，有几十线阳光被什么东西反射，在屋中闪烁生辉。原来，贾扁鹊的每根金针上都有一根用极细极细的天蚕丝制成的细线连接在她的素手之上。她吐气开声，将一股股阴柔的内力透过金针缓缓输入到彭无望的体内。

“一天之内如果醒不来，我也没有办法了。”贾扁鹊默默地想。

“今天的阳光真的好美，”坐在内堂台阶之上的红思雪痴痴地看着万里晴空中雪白闪烁的浮云，“幸好不是一个雨天。大哥不会喜欢在雨天离开这个人间的。”

“酒！”郑绝尘狂放地大喝一声。簪花楼里的小厮被这一声大喝吓得一串跟头滚下楼，几乎把腿给摔断了。张凤姐一脸的晦气，连声道：“真是倒霉，这个瘟神怎么又到这里来了。快快上酒去。”她身边的跟班凑上前说：“那位大爷脾气太大，不如找几个姐儿给他消消火。”

“你懂个屁啊。”张凤姐一脸不屑，“他可是关西白马堡郑绝尘，有了名的眼角高，别说是咱们楼中的姑娘，你就是把天上的仙女找下来，他也看不上眼。快，去把烈酒拿来给他，醉死他算了。把我的客人都给吓跑了，哼，要不是惹不起白马堡，我就把他丢出去！”

“彭无望，你有什么了不起，凭什么让思雪念念不忘。”郑绝尘将酒壶高高举起，一壶好酒一半进了他的嘴里，一半洒在了他的白袍之上。